佛本行集經/卷04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七

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

大迦葉因緣品下

「爾時，彼帝釋王作如是念：『我于今者，亦可下生彼閻浮提人間受生，教化彼等，教誨成就。』作是思惟已，喚四天王言：『善哉仁者！汝於今者，可就我所聽我教令，我今意欲共汝等輩生於人間，教化人故，教誨彼等。我於彼時，當作師子王身，汝等當作師子而守護之，將多眷屬而圍遶之。作是身已，遊歷村舍城邑聚落。遊行處時，時彼人輩若問汝等：「我當應常與汝何物？」汝等應當報彼人言：「日別與我一百數人。」若其彼等復問汝等：「須丈夫也？須小兒也？為取婦人？為取男子？」汝等應報作如是言：「若有多殺生者，如是等人，日須一百。用供給此師子王食；如是偷盜人者，行邪婬者，行妄語者，或兩舌者，或惡口者，或綺語者，或多貪者，或多瞋者，或邪見者，如是之等，諸惡人輩，日須一百，供此師子。若其有諸不殺生者，汝等勿與，如此之人，師子不食；如是不盜者，乃至不邪見者，汝等勿與，如此師子悉皆不食。復須是教，家別一人決須出家。」』

「爾時，帝釋及四天王，善教思惟，作是念已，下來閻浮。爾時，帝釋化作師子，縱廣高下一俱盧舍，猶如師子無有異也。時彼人眾，在師子後，為師子王索食而行，如彼昔時帝釋所教，無有異也。

「爾時，彼眾以怖師子，悔心殺生，無有偷盜，亦無邪婬，乃至無有邪見之心，悉具足持修十善業。家別一人，出家學道，行四梵行，命終已後，生於梵宮。於其眾中，若有人等，唯持十善不出家者，彼等人輩，多生人天，流轉而行。是摩訶迦葉，於彼時中，如是方便，為眾多人，作大利益，以過去世因緣力故，今亦復爾，為眾人民，作大利益。諸比丘！是摩訶迦葉比丘，於未來世彌勒世尊法教之中，亦為多人作大利益。」

時，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摩訶迦葉，於彼云何當作利益？」

佛告諸比丘言：「諸比丘！是摩訶迦葉，我涅槃後，攝護我法及諸戒律，令久住世，當作法會，盡其形壽，將命終時，入於山間，以神通力，住持此身，起如此願：『願我此身，勿令散壞，乃至彌勒如來、多陀阿伽度、三藐三佛陀出，見我身也。』作是思惟已，遂捨身命，入無餘涅槃。彼涅槃後，二山還合，於後彌勒得阿耨多羅三藐三佛陀時，廣顯法教，於彼時間，彌勒世尊憶念是大迦葉舍利，生憶念已，告諸比丘，作如是言：『汝等比丘！欲見釋迦牟尼多陀阿伽度、三藐三佛陀聲聞弟子，少欲知足頭陀第一者，所謂摩訶迦葉已不？』彼等比丘白言：『唯然世尊！我等樂見。』

「爾時，彌勒如來、阿羅漢帝、三藐三佛陀，與無量千眾，左右圍遶，至於彼所。至彼處已，時彼兩山，即便兩開。爾時，彌勒多陀伽多、三藐三佛陀，見大迦葉比丘舍利，不散不壞，唯著僧伽梨。見已告諸比丘言：『諸比丘！此是釋迦多陀伽多、三藐三佛陀聲聞弟子，頭陀第一，名大迦葉，即其人也。』

「爾時，彌勒多陀伽多、三藐三佛陀，在於彼處，為諸比丘而說其法，作如是言：『諸比丘！迦葉比丘所行如是，我如是教，汝等今者應如迦葉比丘所行。』

「爾時，眾中多千比丘，乘如是法，行如是法，如摩訶迦葉比丘所當行也。於彼眾中，無量千數眾等，於彼法中，當得清淨法眼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如是次第，是大迦葉比丘，為當來時大利益也。諸比丘！我今誡勸汝等！學大迦葉比丘，願汝等行如迦葉比丘也。」

佛本行集經跋陀羅夫婦因緣品第四十八

爾時，跋陀羅迦卑梨耶女以不得善師，遂至外道波離婆闍迦所出家學道，精勤修習，成就彼法，尅獲四禪，具足五通。於彼法中，得大名稱，成就威力。

爾時，世尊已開女人聽其出家。于時摩訶波闍波提，為五百釋女，皆悉出家，光顯佛法，建立比丘尼眾。於彼時間，長老大迦葉作是思惟：「我於往昔，已許跋陀羅迦卑梨耶女，得善教師，要當相示，必令汝得，出家學道。」復作是念：「彼跋陀羅迦卑梨耶女，今

在何處？」即便入定，觀察是女，以清淨天眼過於人眼，觀見是女，在彼波離婆闍迦外道之處，出家學道，住在恒河河岸之處，修外道行。見已便喚一箇得通比丘尼來，而告言曰：「善哉姊妹！汝若知時，其跋陀羅迦卑梨耶女，於波離婆闍迦外道之所，出家學道，今在恒河河岸之所。善哉姊妹！汝應詣彼如實告言：『善哉姊妹！汝夫迦葉，我共同師，出家學道，汝今亦可往詣彼所，於我師邊，出家學道，修行梵行。』」時彼得通比丘尼，聞長老摩訶迦葉如是語已，譬如壯士屈伸臂頃，彼比丘尼，如風迅疾，從舍衛城而沒其身相，遂至於跋陀羅迦卑梨耶波離婆闍迦外道女前現身，却住在於一面。

彼比丘尼即便慰問波離婆闍迦外道之女，慰問已訖，而復告言：「善哉姊妹！汝應知時，汝夫迦葉，與我同師，出家學道，修行梵行，汝今亦可往詣彼所，於我師邊，出家學道，修行梵行也。」

爾時，跋陀羅迦卑梨耶波離婆闍迦外道之女，問彼比丘尼言：「善哉姊妹！汝等教師，當何所似？」作是語已，彼比丘尼報跋陀羅外道女言：「善哉姊妹！我等教師，以三十二大人之相，莊嚴其身，具足八十種好，十八不共佛法、十力、四無所畏，大慈大悲，無邊戒眾具足，無邊定眾具足，無邊智慧眾具足，無邊解脫眾具足，無邊解脫知見眾具足。我彼大師，一切聲聞諸弟子等，亦復如是，戒眾具足，定眾具足，智慧眾具足，解脫眾具足，解脫知見眾具足。」

時，彼比丘尼於跋陀羅迦卑梨耶女前，如是如是，歎佛功德及聲聞弟子。時彼跋陀羅迦卑梨耶外道之女聞已，遂於如來及比丘僧所，心得清淨。得清淨已，告彼比丘尼言：「善哉姊妹！若如是者，我當隨去。」時彼比丘尼，語跋陀羅迦卑梨耶外道女言：「善哉姊妹！乘我神通，相隨而去。」

爾時，跋陀羅報彼比丘尼，作如是言：「善哉姊妹！然我身自有神通也。」

爾時，彼比丘尼共跋陀羅迦卑梨耶外道女，於彼發引，亦如壯士屈伸臂頃，從恒河所即便沒身，於祇陀林中，忽然出現，往詣佛所。其跋陀羅迦卑梨耶外道之女，遙見世尊，端嚴殊妙，乃至猶如虛空眾星莊嚴，見已心得清淨，即至佛前，到已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「善哉！世尊！聽我出家，授我具戒。」

爾時，世尊告阿難言：「長老阿難！將此跋陀羅迦卑梨耶外道之女，付囑摩訶波闍波提憍曇彌，勅教言曰：『此跋陀羅迦卑梨耶外道之女，教令出家授具足戒，是女當得神通

具足威力並備。』」

爾時，長老阿難，奉佛勅命，白佛言曰：「如世尊教，不敢違也。」遂將彼女，向於摩訶波闍波提憍曇彌比丘尼所，到已具陳如上之事。

爾時，摩訶波闍波提憍曇彌比丘尼，度跋陀羅迦卑梨耶外道之女，令得出家授具足戒。具戒未久，至空閑處，獨自安靜，遠離諸濁，精勤苦行，心不放逸，思惟而住。

爾時，跋陀羅迦卑梨耶外道之女，既得出家授具足戒，乃至心不放逸，思惟而住，不久彼眾，諸善男子，善女人等，正信出家，求無上梵行，現得見法，自得神通，所作已辦，得安樂住，口自唱言：「生死已斷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。」

是長老女，見知是已，遂得阿羅漢果，心得解脫。世尊復記，告諸比丘，作如是言：「是比丘尼，於聲聞比丘尼識宿命中，是跋陀羅迦卑梨耶比丘尼，最為第一。」

諸比丘尼凡所諮問，皆能記別。爾時，彼等諸比丘尼眾，大生希有想，各各嗟歎：「希有希有！是跋陀羅迦卑梨耶比丘尼！而大眾中，諸比丘尼，久已出家，修行梵行，未得如是捷疾神通，如跋陀羅迦卑梨耶比丘尼者。」

爾時，彼比丘尼眾有心疑故，往詣如來，能斷疑惑，達解一切實義者之所，到已頂禮佛足，却住一面。住一面已，彼諸比丘尼眾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跋陀羅迦卑梨耶比丘尼，往昔之時，作何善根，而於今者，生大富家，資財具足，乃至一切無所乏少。身相端正，眾人樂見，觀者無厭，世所希有，具足眾相？復以何緣而得出家，具諸戒行，疾得神通，世尊授記，於諸聲聞比丘尼眾弟子之中，識宿命者，是跋陀羅迦卑梨耶比丘尼，最為第一？」

作是語已，佛告諸比丘尼，作如是言：「諸比丘尼！我念往昔，波羅[木*奈]城中，有二女，共為親友。一者大富長者女，二者大姓婆羅門女。爾時，彼婆羅門大種姓女，請彼大富長者之女至其舍宅。時，迦葉如來、多陀阿伽度、三藐三佛陀，詣大富長者家。時彼大富長者女見迦葉如來詣於己舍，即便出舍迎逆世尊，時彼婆羅門女不肯出迎。時彼大富長者女告大婆羅門女：『善哉姊妹！汝以何故，不迎世尊？』彼女報之言：『善哉姊妹！我手無物，云何空手，往詣佛所？今向佛邊，以何等事，自恣迎佛？』

「爾時，大富長者之女報彼女言：『善哉姊妹！汝但迎佛，如來必入。』爾時彼大婆羅門女遂造一蓋，眾寶莊嚴，以細[疊*毛]衣，彌覆其上，復以種種諸花鬘等，四散垂下。

「爾時，迦葉如來、阿羅訶、三藐三佛陀，於晨朝時，日在東方，愍彼女故，著衣持鉢，詣彼大富長者女家。

「爾時，婆羅門大姓女持彼寶蓋，奉獻迦葉如來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，奉獻訖，復以偈誦，而說之曰：

「『種種寶蓋金為柄，　　微妙細衣花覆上，

　迎奉丈夫大威德，　　唯願世尊哀納受。』

「爾時，迦葉如來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，愍彼女故，受其寶蓋。汝等比丘尼！勿作心疑，彼時施寶蓋女，豈異人乎？即跋陀羅迦卑梨耶比丘尼是也。

「諸比丘尼！更有因緣。我念往昔，還此波羅[木*奈]城，有一大富長者。其彼長者，有驅使女。於彼時間，有一辟支佛，依波羅[木*奈]大城而住。

「爾時，辟支佛於晨朝時，日在東方，著衣持鉢，詣大長者舍宅乞食。爾時，使女見辟支佛漸進而來，威儀庠序，進止有方。爾時，使女，心得清淨，得清淨已，速詣家中，向長者婦邊，而白言曰：『善哉聖女！有一比丘，在門乞食。』

「時長者婦，梳髮而坐，以其左手，舉髮遙看彼辟支佛，是辟支佛，形體醜陋，身不正直。時長者婦見已即告彼使女言：『我今不喜如是醜陋不正之人，況與食耶？』是時使女，復白彼言：『善哉聖女！但與但與此仙人食，如是之人，何必端正？但取心賢。』時長者婦復作是言：『我實不憙如是之人，云何遣我布施食也？』使女復言：『聖女今者若不憙與仙人食者，但願與我一日食料，我自迴施。』時長者婦復作是言：『善哉姊妹！汝今既是我家作使，取汝自分隨意所與。』

「爾時，使女於長者婦邊，取自分食，奉獻尊者辟支佛。

「諸辟支佛有如是法，以神通力教化眾生，不以餘法。時辟支佛，於使女邊生憐愍故，

受所奉食，即於彼前，騰空而去。時彼使女，見辟支佛以神通力飛騰空行，既見此已，歡喜踊躍身心遍滿，不能自勝，合十指掌，遙即頂禮向彼尊者辟支佛陀，遂起是願，口即唱言：『願我將來值是好師，或勝是者，彼所說法，願速領悟，生生世世，不墮惡道，勿令醜陋得不正身如此仙人。所以者何？以醜陋故，乞食不得，我所生處，一切時中，可憙端正，眾所樂觀。』爾時彼長者婦，見彼尊者辟支佛，現大神通騰空而去，見已告彼使女言曰：『善哉姊妹！汝可與我如此功德，我於今者，倍與汝食。』時彼使女，白長者婦作如是言：『善哉聖女！我不能與。』時長者婦復作是言：『善哉姊妹！願汝與我如此功德，我與汝食，兩倍於前。』彼使女言：『亦不能與。』如是三分四分五分、十分二十分三十分四十分五十分，悉不肯與。

「時，長者婦復告使女：『善哉姊妹！汝今與我如此功德，我今與汝一百分食。』使女言曰：『亦不能與。』

「爾時，彼長者婦即生瞋恨，便告之曰：『汝以何故，故違我勅？』遂捉使女苦加打縛，時彼使女遂即高聲作大啼哭。爾時，彼大長者，從外入來，見彼使女啼哭如是，而問之曰：『賢者何故，如此啼哭？』時彼使女即向長者說前情狀。爾時，長者便生瞋恨，即喚己婦，令解衣服及諸瓔珞，復告言曰：『我既遣汝，撿挍家資，乃有沙門婆羅門者，詣家乞食，而汝不與？』以是因緣，驅令出堂，安置小室弊陋之處。即召使女，教令洗浴，以婦瓔珞衣服之具，悉授使女，即令彼女，開倉庫門，顯示財寶，而告之曰：『賢者！如是錢財物中，若有沙門婆羅門等，若有乞者，任隨施與，莫為限閡。』

「汝等比丘！於意云何？彼時長者家內使女，豈異人乎？勿作斯疑，此即跋陀羅迦卑梨耶比丘尼是也。時彼使女，以於辟支佛所生清淨心故，隨其終已，生忉利天，可憙端正，眾所樂觀，最勝最妙。於忉利天宮殿之處，於玉女中無有勝者，而彼天上有四天子，各各諍競，求彼玉女欲以為妻，各各言曰：『是玉女者，當與為婦。』

「時天帝釋，見四天子各各諍競，即勅言曰：『仁者汝等！各競欲取此女為妻，汝等宜各隨便說偈，偈最勝者即便相與。』爾時，彼四天子，白天帝釋：『善哉天王！唯願天王！於前說偈，我等當說。』時彼帝釋，即說偈言：

「『行坐恒思念，　　寢臥常無樂，

　　我著睡眠時，　　爾乃心放捨。』

「爾時，彼四天子之內有一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『天王汝快樂，　　睡眠得安隱，

　　猶如戰鼓聲，　　常恒攪亂我。』

「于時，第二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『如擊戰鼓聲，　　是聲互有無，

　　如近耳搖酪，　　攪亂我不息。』

「于時第三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『搖酪容有時，　　有急亦有疾，

　　我為欲所亂，　　狀如炎日光。』

「于時第四天子復說偈言：

「『汝等皆安樂，　　善巧能說偈，

　　我今不自知，　　為活為當死？』

「爾時，天帝釋見第四天子心躭著慾，即說偈言：

「『是人欲捨命，　　不久自當死，

　　恐捨天處樂，　　冥速授彼女。』

「時，彼天眾更共評論，遂授彼女。時彼使女，從是已來，不墮惡道，周迴往返，於天人處，經無量生，於最後生，生迦毘羅婆羅門家，多饒財寶，資財無量。是跋陀羅迦卑

梨耶比丘尼，由於往昔生在彼大婆羅門家為女之時，於迦葉如來、三藐三佛陀所，施雜寶蓋；復以往昔在長者家為使女時，因施彼尊辟支佛食一飡飯故，而發願言：『願我所生，可憙端正，眾所樂見。』以彼業果因緣力故，生生之處，可憙端正，眾人樂觀，最勝最妙，為人所慕。緣於彼時又復願言：『令我將來勿墮惡道。』以是業報因緣力故，生生之處，不落三塗，於天人處，周旋往返，常受快樂。以於彼時，更乞願言：『令我將來願值如是教師或勝此者，從彼聞法，皆能領悟。』以是業報因緣力故，今得值我，復得出家，具足眾戒，亦復能得速疾神通。我為授記：『於聲聞眾比丘尼中，得宿命通，最第一者，所謂跋陀羅迦卑梨耶比丘尼是也。』諸比丘尼！是跋陀羅迦卑梨耶，昔種善根，以彼善根因緣力故，是故跋陀羅迦卑梨耶比丘尼，今生富貴大婆羅門家，端正可憙，乃至於我聲聞之眾比丘尼中，憶往宿命，最為第一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希有婆伽婆！是跋陀羅迦卑梨耶比丘尼，隨順長老摩訶迦葉，得出家已，善能隨順出家之法。」作是語已，佛告諸比丘言：「諸比丘！是跋陀羅迦卑梨耶比丘尼，非但今世隨順摩訶迦葉出家，過去之世，亦復如是隨順出家。」

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事云何？願為解說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我念往昔，有一貧人，修營田業。時貧人婦，從家而出，以食餉夫。到一河邊，見一尊者辟支，跏趺樹下，端身正念，身心不動。時彼貧婦，見辟支佛，心生清淨，合十指掌，頭頂禮足，敬意在前。其夫在田，遙見其婦，從家而出，入河岸下，不見渡處，即起心念：『誰在彼邊？共誰而住？於即不來，今我飢渴，甚大疲頓，思欲早至。』以是因緣，彼夫即便生大瞋恚，悵怏不樂，執杖向彼。至彼處已，見辟支佛安坐禪定，見已即作如是思惟：『我婦今者與彼沙門，共為世事，決無疑也。』于時彼人生大瞋恨，以杖打彼婆私瑟吒尊者辟支佛。爾時，辟支佛即從彼岸，以神通力，騰空飛行。

「時，彼貧婦即白夫言：『咄哉汝造如是大罪！仙人無咎，以何義故橫生惱亂？今此大仙，戒德具足，行於妙法，有大威德，具大神通。』爾時，貧人打辟支佛已，尋即生悔，既生悔已，即告婦言：『善哉姊妹！汝於今者，可共出家同修梵行。所以者何？我今是罪不可以少因緣除滅。』婦即報夫作是言曰：『善哉聖子！不敢違教。今我二人，捨家出家。』時彼二人，齊心出家。既出家已，二人修行，成就慈心，捨身命終，遂生梵處。汝等比丘！於意云何？于彼昔時，如是貧人，營田業者，豈異人乎？摩訶迦葉比丘是也。彼時貧人之婦，供養辟支佛，為夫餉食，乃至成就慈心，捨身命終生梵宮者，豈異人乎？

即跋陀羅迦卑梨耶比丘尼是也。以於彼時隨夫出家故，於今者亦復隨逐摩訶迦葉出家，不違教也。」

佛本行集經舍利目連因緣品第四十九上

爾時，摩伽陀聚落去王舍城不遠，有一村柵，名那羅陀。彼村之中，有一巨富大婆羅門，名曰檀嬢耶那(隋言吉至)，住在彼村。（又有師說：「彼婆羅門，名曰檀那達多(隋言財與)。」）彼婆羅門，甚大巨富，多有資財，如毘沙門，一種無異。彼婆羅門，具有八子，其第一子，名曰優婆低沙；其第二子，名曰大膝；其第三子，名曰純陀；其第四子，名曰姜叉頡唎拔多；其第五子，名曰闡陀；第六名曰閻浮呵迦；第七名曰憍陳尼；第八名曰蘇達離舍那；是名八子。復有一女，名曰蘇尸彌迦，是女於彼波離婆閣外道法中，出家修道。

（摩訶僧祇師復言：「彼婆羅門有七子，所謂第一名曰達摩，其第二者名曰蘇達摩，第三名曰優波達摩，其第四者名曰坻沙，第五名曰優波坻沙，第六名曰頡唎拔多，第七名曰優波波離拔多，是名七子。」）

其優波坻沙摩那婆，於兄弟內最為處大，善能誦習，亦教他人，於四韋陀，莫不曉悟，誦習成就，善能解釋自餘諸論，所謂尼揵陀雞晝婆等，及其名字，一一能釋，明宿世事，巧能分別。於五明處，曉了無礙。授記別論，縷練在心，六十四能具足成就，善能曉達大丈夫相。時摩那婆，本性柔軟，其心賢直，常懷慈悲，深厭世事，悔昔先罪，已於過去，多值諸佛，種諸善根，成就眾事，巧能熏習，常樂精勤，於食知足，厭背煩惱，向於涅槃，順理無礙，能惡諸有，眾行成就，朽壞結縛，至成熟地，唯一生在，聰明妙巧，細心思惟，明了諸法。童子父母，營事家業，皆悉諮問，爾乃造作。

爾時王舍大城，去城不遠有一聚落，名拘離迦。於彼村內，有一種姓大婆羅門居士，是大居士，依彼村住，大富饒財，乃至彼家，猶毘沙門天王宮殿，無有異也。彼婆羅門，產生一子，名拘離多，容顏端正，眾所樂觀，一切書論，皆悉通曉，復能教他，乃至能了丈夫之相。其優波坻沙童子，共為親友。時彼二人，互相愛念，常懷歡喜，和顏悅色，若少時別，大生愁惱。彼等往昔千生之中，愛戀相縛。而有偈言：

「宿世因果相熏習，　　二心展轉互相親，

以如是等愛心故，　　猶如蓮花生在水。

優波低沙拘離多，　　彼二遞互相愛敬，

若經少時不相見，　　腹中煩惋自懊惱。」

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七